

RENLEIXUEZAIZHONGGUODE
CHUANGXINYUFZHZHANHUIGU

人类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回顾

阮西湖 著 阮宇冰 编

民族出版社

RENLEIXUEZAIZHONGGUODE
CHUANGXINYUFZHANHUIGU

人类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回顾

阮西湖 著 阮宇冰 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回顾 / 阮西湖著; 阮宇冰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105 - 14188 - 3

I. ①人… II. ①阮… ②阮… III. ①人类学—研究—中国 IV. ①Q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5120 号

人类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回顾

策划编辑: 李志荣

责任编辑: 李志荣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2.875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188 - 3/Q · 23 (汉 11)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

前言

本书收集了我最近出版的几篇重要文章，这几篇文章反映了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受到有关方面的肯定和称赞，也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学科建设，创新与参与国际学术活动，促进学术发展

第一篇文章《“世界民族学”的创建及重要学术贡献》记录了世界民族学的创建经过，在这之前我国的人类学只研究少数民族，没有系统地对世界民族进行研究和规划。当我建议创建世界民族学时，提出了民族情况、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研究，当时，民族问题属于政治学研究课题，而不是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例如，我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民族问题只属于各个大学政治系的研究范畴。我提出人类学家既要研究民族文化，又要研究民族问题，这样人类学研究更加全面，这可以说是人类学的一个创新，但这是否能得到国际人类学界的赞同在当时还尚可不知。当我担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执委时，于1994年到英国参加IUAES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美国东密歇根大学建议在IUAES下成立民族关系委员会（民族关系研究也就是民族问题研究），看到这样的建议我非常高兴，我感到美国人类学家也开始研究民族问题了。我国人类学家从1979年起就已经研究民族问题了，而美国在1994年才提出民族问题研究，比我们晚了20多年。由此可见，世界民族学科的创建在当时是创新之举，它有两个创新，一是中国民族学从研究单纯的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到研究世界民族；二是中国人类学界既研究文化又研究民族问题。更重要的是国际人类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起也研究民族问题了。

此外,《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的召开与中国都市学科的建立与发展》这篇文章介绍了都市人类学的引进与发展。都市人类学研究在中国有其深远的意义:一是,过去我国少数民族研究只局限于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引进都市人类学把研究范围扩大了,使研究范围从过去的农村扩大到城市,因为目前我国城市人口中有少数民族人数2000万,仅北京就有少数民族人数80万,所以都市人类学的引进使人类学的研究扩大到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因而研究范围扩大了;二是,我们过去只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族,都市人类学的引进使人类学研究从过去的少数民族研究扩大到汉族研究。在创建都市人类学时我提出要研究汉族,因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居住、互相帮助,所以研究汉族很重要。我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建议研究汉族时,得到了胡绳院长的同意,也得到了国家民委和全体人类学家的赞同。所以开展都市人类学研究也有两个创新,一是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范围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二是研究内容扩大了,从研究少数民族到研究汉族。

新学科建立后,恰好当时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主席贝尔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访问,时任所长的牙含章教授接待了他,我也参加了这次会面。贝尔肖主席请民族研究所派人出席1983年在加拿大举行的IUAES第十一届大会,但是牙含章所长提出了一个条件,即IUAES常务理事必须是中国大陆代表,不能有台湾代表参加常务理事会,贝尔肖主席答应并保证常务理事会只有中国大陆代表,而没有台湾代表参加。牙含章要求具体情况由我在1982年访问加拿大时再商谈。1982年我在加拿大访问时跟贝尔肖主席会面,贝尔肖主席说台湾只能作为个人代表出席会议,不能作为常务理事,由于贝尔肖主席满足了牙含章所长的条件,因此民族研究所跟IUAES建立了联系,可见,与IUAES建立关系是由民族研究所建立起来的,从此以后IUAES的每次会议中国大陆都派代表参加。随后,民族研究所又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建立了联系,并联合组织召开了种族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自此民族研究所就和国际上两大组织建立了联系。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参加IUAES会议是1983年的第十一届IUAES大会,但作为常务理事成员国参加IUAES会议是从国家民

委主任李德洙在任时开始的。1993年IUAES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1993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第十三届IUAES会议，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决定，中国都市人类学会代表中国作为常务理事成员国参加IUAES常务理事会议并缴纳会费，有表决权。可见，作为IUAES正式的常务理事成员国是从1993年李德洙任国家民委主任时开始的，在这次会议上费孝通被选为IUAES荣誉会员，我被选为IUAES第十四届执行理事，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成为IUAES领导机构的成员。

此外，中国人类学的创新与发展还表现在举办以下五次国际会议：第一次是1984年召开的种族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二次是1986年召开的种族隔离制研究国际专家会议；第三次会议是1989年召开的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第四次是2000年召开的IUAES中期会议；第五次是2009年召开的IUAES国际大会。前三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组织的会议，后两次是由国家民委领导，由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具体组织安排。此外，世界民族学会和中国都市人类学会还分别召开了好几次国内学术研讨会，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扩大了中国人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影响，理论上也做了巨大的贡献，表现在：研究并介绍①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②瑞士特色的民族政策；③美国的民族同化政策；④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民族自决权国家”政策；⑤关于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属于单一人种，即智人（Homo Sapiens）的观点；⑥关于不能按社会制度划分民族的观点；⑦关于多民族国家将长期存在的观点；⑧关于民族构成要素的观点；⑨在人类族体演进中没有部族的位置；⑩对澳大利亚出现“澳大利亚人”（过渡型族体）现象的研究。

（二）介绍世界族体类型及其演进和分类，探讨作为准族体的“澳大利亚人”，分析苏联特殊类型族体——苏维埃民族的产生与失败以及族体称谓规范问题

在世界族体类型及其演进这部分，共有五篇文章。第一篇详细介绍世界族体分类及其演进，提出规范族体称谓；第二篇介绍作为准族体的“澳大利亚人”，准族体是移民国家中一种新现象，值得我们了解和进一步研究；第三、四、五篇介绍苏联学者和本书作者对苏维埃民族的不同解读。

本书作者还对这个与众不同的民族进行如下评论。

苏维埃民族于1917年创建,历时44年建成,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会上宣布形成苏维埃民族,1990年苏联解体以后,苏维埃民族政策随着苏联解体而失败,从创建到失败只存在73年,拥有两亿多人口的苏维埃民族理论失败了。在这期间美国的“大熔炉”政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民族同化政策也都失败了。这说明,民族是稳定的共同体,它一旦成型以后是不可能被人为同化的。苏维埃民族政策失败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判断失误和推行民族接近政策,一味追求苏维埃民族内部民族接近所致。从实际情况看,苏共在20世纪60—80年代宣扬的苏维埃民族并没有“形成”,当然也就没有消失,所谓苏维埃民族乃是一项民族理论与政策而已,这项政策推行后,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与反抗,从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三) 人类学术语探讨: Ethnic Groups 表示民族多数,并非表示族群

在人类学术语探讨方面也有三篇文章。《阮西湖对斯大林民族理论提出不同看法》一文提出“社会主义民族”一词不符合中国国情,不宜使用。阮西湖说,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政治信仰不同,精神状态各异等,不能把这些属于政治范畴或世界观范畴的概念,与民族学范畴混为一谈,从祖国统一大业着想,大陆、台湾、香港居民都是中华民族一员,不管居住何地,都有民族归属感,都为自己是中华子孙而自豪,因此不宜使用“社会主义民族”,而应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这既符合实际情况,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统一大业的尽快实现和完成。

在《民族,还是族群》一文中,我坚持认为在“族体”的演进中只有氏族、部落、民族,而没有族群的位置,也没有部族的位置,故用“部族”术语或“族群”术语是错误的。“二战”以后,国际上用 ETHOC 来表示民族,例如,苏联科学院院士勃罗姆列伊对他们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说,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就是 ETHOC。勃罗姆列伊是 IUAES 的副主席,因此,他了解国际上使用 ETHOC 来表示民族。以前人们用 nation 表示民族,但由于“二战”之后成立了联合国,其名称为 United Nations,若再用 nation 表示民族的话,就与 United Nations 混淆,故改用 ETHOC 表示民族。

ETHOC 是希腊语,拉丁化以后变成 ethnicity (名词),由于 ethnicity 没有多数,若要表示多数民族,要先把 ethnicity 变成形容词,即 ethnic,然后加上 group 的复数形式,就变成了 ethnic groups,用 ethnic groups 来表示多数民族。关于这点勃罗姆列伊没有跟他的同事们讲清楚,所以,当 1987 年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所长伊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访问时作报告(阮西湖口译)大批勃罗姆列伊,说勃罗姆列伊所长在会上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 ETHOC,可谁也不懂 ETHOC 是什么,由于我了解情况,我在翻译时便解释说 ETHOC 就是民族,这样听众才明白。由此可见,搞学术研究不能封闭自己,必须走出去参加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从学术交流中了解国外研究动态,若没有学术交流,我们不可能知道国际上使用的新术语。此外,只有俄语才有“部族”这个词,而英语则没有“部族”一词,有的学者在路透社稿件中把 tribe 一词翻译成“部族”是错误的,应该翻译成“部落”,这点我在文章里经常作介绍。又如南非的 apartheid (种族隔离制)和西方的 racial segregation (种族隔离)是两个不同的词,apartheid 是分开的意思,具体做法是白人想独占南非富裕的领土,强迫黑人迁出原来的居住地,到异地另建家园;而 racial segregation 则是不让黑人和白人在一起,黑人与白人不能同校,不能同在一个理发馆理发等。Diaspora (散居)不是中性词,带有歧视意思,因此不能随便使用。这些知识都是通过学术交流而得来的,由此可见,学术交流是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四) 评美国“种族主义思想”和批判前南非种族隔离制的思想基础

先说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种族主义观点。我根据亨廷顿的关于美国国家特征受到挑战的论述,指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社会是由不同时期从地球上各个地区迁徙而来的文化和语言背景各异的民族组成的多元文化社会。但在 20 世纪后半叶以前,美国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并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和民族大熔炉政策,使部分居民丧失了其原有的语言和文化。自 1965 年以来,人权运动的胜利和寻根热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复苏,活跃了民族文化,使美国进入了多元文化的新时期。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白人文化使美国伟大,而黑人和褐人文化在

人类学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回顾

知识上和道义上均劣于白人文化，可是现今却可能将白人文化取而代之。”白人种族主义者还提出“必须使美国保持为白人的美国”。由此可见，种族主义思想依然在美国起作用。我强调已进入21世纪的美国人，不会回头再走充满种族偏见、民族歧视的老路，而会随着300多年来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走多元文化社会的新路，就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一样。美国对外称霸世界，对内压制弱小民族的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哀叹美国“盎格鲁—新教”的国家性质变样，只是一小部分热衷于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人物，尽管有些人不愿意看到，今天的美国社会已经更加显现出其固有的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特性，从而有利于“美国与世界会合”。美国的国家特性将会更加显现21世纪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的内涵。

题为《种族隔离制的思想基础》是一篇译文，该译文揭露了南非白人为霸占黑人土地，说尼格罗人在数学上的“无能”，是由于他们的前额不发达，还说黑人民族落后，因此由白人管理国家是无可非议的。该文还揭露“种族隔离制的最终目标是把现在的南非共和国从政治上分为11个独立国家。10个‘黑人国家’，原称班图斯坦，现在改称‘家园’。每个民族集团建一个家园，这样，目前占总人口72%的黑人将挤在13%的土地上。这10个‘国家’将被邀请参加由第11个国家（白人国家）控制的经济联邦。这个联邦以白人为主体的（占总人口的16.5%），还有两个少数民族，一为有色人（占总人口的10%），另一个为印度人（占总人口的2.9%）。这两个少数民族都被认为是二等公民，并无权参加议会选举。”（该文发表于1980年，文中所指的情况是指种族隔离制统治下的南非）

致谢，我已88岁，处于老年衰老期，本书材料收集全部由阮宇冰负责，她还参与“苏联特殊类型族体——苏维埃民族”的撰写工作，并参与南非“种族隔离制的思想基础”译文校对工作；还有民族出版社李志荣先生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使本书能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阮西湖

目 录

学科建设

“世界民族学”的创建及重要学术贡献	3
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的召开与中国都市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16
国外人类学研究简况	33
和谐社会与《世界民族学》	48

族体研究

世界“族体”类型及其演进 ——Ethnicity (民族) ——民族学研究的标志, 族体诸类型的通称	55
澳大利亚民族与人类学意义的“澳大利亚人”	65
译文: 苏维埃民族——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	88
译文: 两种语言并用——新的历史性共同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97
苏联特殊类型族体 (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 ——苏维埃民族	109

术语研究

当前社会人类学常用的几个术语的含义	117
民族, 还是族群 ——释 ethnic group 一词的涵义	125

附录：新华社稿：阮西湖对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提出不同看法
(1984 年 12 月 20 日) 134

种族主义的研究

译文：种族隔离制（apartheid）一词的涵义 139
译文：种族隔离制的思想基础 143
民族意识的复苏还是美国原来的国家特性
——评亨廷顿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148

附 录

阮西湖先生访谈录 邸永君 159
为我国人类学操劳终生
——记民族所阮西湖研究员 杲文川 189
阮西湖：民族研究就是我的生命 田建明 192

A rectangular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and leaf pattern, enclosing the central text.

学科建设

“世界民族学”的创建及重要学术贡献

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的成立及“世界民族学”的创建

197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以下简称民族所）在昆明召开民族学科规划会议。民族所分党组书记严雄克告诉我，这次会议很重要，每一个学科只能派一位代表出席，另派一名工作人员作记录。当时，我所在的世界民族组隶属于民族所民族理论研究室，我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翻译有关外国民族的资料。因此，民族所分党组让我作为世界民族研究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考虑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民族和睦以及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全世界共有3000多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需要相互了解和交流。并且，在当今世界上，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它们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借鉴。于是，我向民族所所长牙含章提出酝酿已久的创建“世界民族学”的建议。牙所长知道，在创建“世界民族学”的问题上，本所学者存在不同意见，阻力很大。一些同志认为，世界民族研究与国内民族研究同属民族学研究范畴，既然国内已有民族学学科，无须再建立单独的“世界民族学”；另一些同志认为，世界上有那么多民族和民族国家，国内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研究，还是翻译外国民族资料比较好，有多少力量就翻译多少资料，只要有资料提供参考就可以了，不必建立“世界民族学”；还有一些同志认为，民族所是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要想研究世界民族，就得另设研究机构，等等。但我坚持认为，“世界民族学”的研究内容与传统

的民族学有所不同。后者的研究重点是民族文化、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而前者主要研究民族理论、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二者不能相互替代。随着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日益增多和日趋严重，有必要建立一门独立的“世界民族学”。为了详细了解我的想法，牙含章所长约我到环境比较僻静的翠湖公园进行了交谈。我不仅向牙所长说明了创建“世界民族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坚持“世界民族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而且分析了在我所创建“世界民族学”的有利条件和实际可行性。我说，现有的世界民族组虽然只有4个人，但有两个人是长期做翻译工作的，对苏联民族问题、苏联中亚地区的民族很熟悉；另外两人翻译过有关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民族的著作，对拉美和大洋洲民族情况比较清楚，对非洲民族也略有了解。此外，我们还参与了民族理论研究室的课题《马恩列斯论民族》的选编工作，对马、恩、列、斯有关民族概念、民族理论的论述也都有所掌握。我还主编了《马恩列斯论民族》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反映很好。因此，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创建一门独立的“世界民族学”。

牙含章所长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同意创建这一新学科，但要分两步走，即先建立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以后再建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并创建“世界民族学”。由于当时建立学会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且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建立学会的批准权，于是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就在昆明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根据牙含章所长的提议，大家一致选举李有义为会长，我为秘书长（主持世界民族研究会的工作）。会议还决定在1980年召开第一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要成立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而不是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原因是所内特别是在领导层内，对于创建“世界民族学”分歧很大。若立即成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就意味着“世界民族学”已经创立；而“世界民族研究”只是一般的提法，不同于作为学科的“世界民族学”。这样可以避免争议，先干起来，待条件具备后，再改为中国世界民族学会，进而创建“世界民族学”。这是学界先建立学会，后建立相应学科的一个特例，也是老所长牙含章先生审时度势、搁置争议、先干起来再说的一个范例。

1980年6月，第一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向大会提交了论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和民族所副所长费孝通、著名民族学家杨堃及广大世界民族研究学者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的研讨对象涵盖了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亚洲等世界各大洲的民族，只有大洋洲的民族除外。研讨内容包括以上各个地区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民族形成理论、民族历史、民族传统文化等。从会议规模和研讨内容来看，可以说，这是一次学术盛会，也是世界民族研究的良好开端。宦乡副院长作了题为《开展世界民族研究是当前迫切任务》的报告。他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民族问题成为世界上的严重问题。我们要想在世界上站得住脚，不研究世界是不行的，不研究世界民族也是不行的。研究世界民族首先是摸清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有合适的对策。”他还说，世界民族研究是一门应用性的社会学科，首先要进行现实问题的研究，要紧密结合当前世界和我国民族的实际，进行各种类型国家民族政策的比较研究。

宦乡副院长见有这么多人参与世界民族研究，感到非常高兴，并称研究世界民族是伟大创举。他的讲话得到全体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会上确定要建立中国的“世界民族学”，院领导、所领导、老一辈人类学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会议代表都表示同意，于是“世界民族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这时，我从主席台上走下来，费孝通、杨堃先生也一同走下台来，两位老前辈和我热烈握手，祝贺第一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成功召开和“世界民族学”正式建立。

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由李有义会长主编，费孝通先生作序，公开发行。序言指出，出版会议论文集的目的在于引导广大读者对论文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以促进该学科的发展。有些论文阐述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读者通过对照和比较，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有些论文对苏联霸权主义对内进行民族压迫、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具体事例进行了分析和批判，这是当时世界民族研究联系实际、捍卫世界和平的重要任务。有些论文对民族形成的理论有所阐述，对各民族的形成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这对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很有帮助。序言还指出，“世界民族学”

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这项研究中需要综合地理、经济、政治、社会、艺术、宗教以及考古、历史等学科的知识，因此常常需要多学科学者们的合作。它同时也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应用学科，在促进民族发展和相互了解方面可以起到有益的作用。虽然该学科在我国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在学者们的努力和大家的关怀下，它一定能够茁壮成长，并将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文集中所收录的相关论文有：杨元格的《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和南共联盟的民族政策》，马细谱的《马其顿民族初探》，阮西湖的《乌克兰民族问题》，杨兆钧的《土耳其的库尔德族问题》，穆立立的《达契亚人和达契亚—罗马人在罗马尼亚土地上的连续性》，赵立枝的《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民族的抗俄斗争》，陈茜的《缅甸民族问题》，葛公尚的《初论东非的民族形成问题》，杨允中的《美国印第安人问题》，王明甫的《日本大和民族中的部落民问题》，李毅夫的《试论非洲民族形成问题》等。从论文题目可以看出，“世界民族学”学科走出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范围，拓宽到了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等政治领域。这样，“世界民族学”也就有了自己的特色，因而也就成为人类学中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牙含章所长对建立“世界民族学”十分关心。在第一届世界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开会之前，牙所长对我说：“以民族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世界民族组的名义召开全国性会议不合适，应将世界民族组升格为世界民族研究室。”随后不久，牙所长通过所务会议决定，世界民族组升格为世界民族研究室，并任命李有义为主任，阮西湖为副主任。“世界民族学”从此就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1986年，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改名为中国世界民族学会。

二、世界民族研究室所做的主要工作及重要学术贡献

（一）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召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国际会议

《中国民族报》2007年3月23日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一封信，打